

把一切献给党

吳运鐸 原著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集体改編

李章 于真 执笔



把一切献给党

(三幕八场话剧)

吴运铎 原著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集体改编

李章于真 执笔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6号

北京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10069·170 字数6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1/2

1978年12月北京第1版 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0册

定价(7) 0.29元



第一幕 第二場 新四軍羅克繩(安國濤飾)被日偽軍押上江堤,慷慨就義。



第二幕 第四場 吳運鐸(高維啓飾)在醫院里。小楊(賈九霄飾)
唸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給他听。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把一切献给党》剧照



第三幕 第六場

在兵工厂里，吳运鐸和陆平(白峯溪飾)談話。



吳运鐸騎在美国炸彈上。

第三幕 第七場

話劇《把一切獻給黨》排演中的感想

吳運鐸

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要公演話劇《把一切獻給黨》。感謝他們對我的信任，他們邀請我參加這個戲的整個創作過程。連日來演員和工作同志們，是以忘我的精神日以繼夜地工作着。在他們這種火熱的干劲下，雖然還不是正式演出，也使我深受感動。我衷心祝賀他們演出的成功。

在排演過程中，我被帶進了那艱苦的年代里。我的情感也隨着劇情變化而波動起來，我無法遏止住內心的激動，恍惚又回到了自己的青年時代，那豐富多采的鬥爭生活再一次展開在我的眼前，我的心潮如海水澎湃。我為我們的茅屋工廠感到自豪，我為每一個鬥爭的勝利歡笑。我的偉大的黨啊！你永遠在鼓舞着我，無論是昨天、今天或明天。

這次的排演，使我想起了多少往事！我低着頭沉痛地悼念着每一個為黨犧牲了的親愛的同志，他們音容宛在，仍然是那樣堅強樂觀地出現在我的面前。我忘記了這裡是舞台，幾次想跑上去擁抱他們；可是當我明白過來時，我又情不自禁地哼着當年那悲壯的輓歌。

艱苦鬥爭的日子是過去了，可是在鬥爭中死去了的同志們是永遠也不能在我的內心里磨滅的，這不僅是因為我們曾經同生死、共患難，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在自己的偉大光榮的母親——中國共產黨的教養下成長壯大起來的兄弟姊妹。我們圍繞在母親的膝下，英勇地戰

斗，忘我地劳动，頑強地学习。我們幸福地享受着母亲的撫愛，聆听她的教导。有时我們也象那頑皮而又不听话的孩子那样，在斗争的道路上摔过交，是她扶起了我們，治好了我們的創伤，并使我們变得更加堅強；是她教导了我們，要无比的憎恨敌人，无限的热爱人民；是她教导了我們，一个人要怎样活着才不会虛度年华而碌碌无成；是她教导了我們，为了自己階級的伟大事业，要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她使我們不知道疲倦和飢餓，更不知道什么是困难。是她領導了人民挽救了危亡的中华民族，解放了我們的国家，一直战斗到胜利的今天。

今天我們是胜利了，可是斗争仍然沒有終止，而且是更加紧张激烈。党又向我們发出了新的战斗号令，向工业农业进军，向文化科学进军，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我們的社会主义；苦战几年，要赶上世界水平，要把英美远远地抛在我們的后面。要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发揚敢于革新，勇于創造的共产主义的风格。

历来我們就沒有迷信，也从不自卑。我們的茅屋工厂里沒有专家，沒有教授，也找不到任何理論書本和資料。我們有的是土机器，有的是无穷无尽的集体智慧和勤劳的双手，有的是一群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的青年战士。

同志們，我們光荣的社会主义的青年建設者們，讓我們繼續保持和发揚优良的革命传统，在党的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鼓足干劲，乘风破浪，一日千里地飞跃前进！

人 物

吳运鐸——共產黨員，二十四、五岁。

罗克繩——共產黨員，二十三岁。

秦永祥——共產黨員，二十六岁。

刘 昆——共產黨員，二十一岁。

陆 平——共產黨員，女，二十一岁。

參謀長——新四軍高級指揮員，三十多岁。

小順子——通訊員，十九岁。

馮院長——共產黨員，女，三十岁。

小 楊——护士，二十岁。

排長（刘德山）——共產黨員，二十七岁。

新四軍战士十余人

老 周——炊事員，四十多岁。

小机灵鬼——通訊員，十八岁。

老爷爷——小順子的爷爷，六十多岁。

黃大娘——六十多岁。

秀 英——黃大娘儿媳，二十五岁。

赵老大娘——五十七、八岁。

日本軍官

汉奸

伪軍数人

农民群众数人

护士数人

兵工数人



第一幕

第一场

时 間：一九四一年春，黎明前。

地 点：战后小村。

布 景：舞台一半是院外，一半是茅屋。屋内有竹椅、桌子等陈旧家俱。

幕 开：前奏曲渐小，远方有隆隆的炮声、枪声、火光。小顺子收拾好行装，老爷爷送他去出征。

小顺子 爷爷，你别出来了。

老爷爷 走吧，快去赶队伍吧。

远处枪声。

怎么，这面也有敌人了？

小順子 不要紧，过了沙河村，就是小路了。

老爷爷 晚了！

砲声。

咱們家就剩你这一条命根子了！

小順子 爷爷，您又捨不得我走了？

老爷爷 不走不行啊，反动派来了，黄麻子还不得跟着回来？他能饒得了咱們？誰知道会出什么事
情。……

小順子 爷爷，别难过，我会跟着咱們新四軍打回来的。

老爷爷 ……

小順子 爷爷，您再难过，我就不走了。

老爷爷 爷爷不难过——孩子，快去赶队伍吧，打村后头繞过去。孩子，别忘了来个信。

村外有机枪声。小順子返回。

小順子 （小声地）爷爷，那边也有敌人。

老爷爷 朝这边走，钻山过去！

小順子下。

（一面回屋一面罵）蔣介石这个王八旦，打鬼子沒本事，打自己人倒怪狠的，真是伤天害理的秦檜！你杀了我的儿子，我还有孙子哩！咱們新四軍是杀不完的！总有一天要跟你們算賬！……

小順子帶領羅克繩、秦永祥及劉昆等人攙着昏迷中的吳運鐸上。

小順子 同志們，快進屋吧！爺爺……

老爺爺 你怎么又回來了？

小順子 碰上咱們的隊伍了。

羅克繩 老大爺，我們這個同志受傷了，在這兒休息一下，麻煩你……

老爺爺 唉！這時候還說什麼麻煩不麻煩。快進來吧！

眾人把吳運鐸放在躺椅上，忙着給他張羅一切。

吳運鐸（說胡話）放開我——讓我到車間去。

羅克繩 老吳——醒醒。

老爺爺 怎么，這位同志在說胡話，傷勢很重嗎？

羅克繩 這個同志是我們兵工廠的，一個月以前干活的時候被機器砸傷了。這幾天連着行軍，傷口化了脓，又染上了擺子，人頂不住了。老大爺，前邊是什麼地方？

小順子 沙河村。

羅克繩 路好走嗎？

老爺爺 不好走。

小順子 剛才還打了几梭子機槍哪。

羅克繩 到江邊還有別的路嗎？

老爺爺 沒有了，只有那麼一條路！

羅克繩 老秦，你看怎麼樣？

秦永祥 你們先在這兒歇一會兒。我到前面去，了解一

下情况。老大爷，到前边的村子有多远？

老爷爷 一里多地。

一阵机枪声。

听，到处都在响枪！这帮坏蛋安的是什么心！

秦永祥 （对罗克繩）老罗，情况很紧张，敌人离得很近，要采取紧急措施。

刘 昆 反正都是死，干脆冲过去吧！冲不过去就和他拚！

秦永祥 为什么闭着眼睛瞎闯？！一个人要死很容易，我们人虽少，可还是个兵工厂啊！保存力量就是胜利。

老罗，你看怎么样？

罗克繩 对，老秦，你到前边侦察一下！快，跑步去！

秦永祥 好。

小順子 同志，等一等。我路熟，我带你去。

秦永祥 小同志，不用了。

老爷爷 你放心，他是我的孙子。要不，他留下，我带你去。

罗克繩 老爷爷，我们不是不相信你，……

老爷爷 那就好。順子，小心点，快去！

小順子与秦永祥下。

罗克繩 老爷爷，能不能搞到一付担架？

老爷爷 这……好，我去想办法。

罗克繩 刘昆，你跟老大爷去一趟！

刘昆应声下。罗克繩見吳运鐸仍在昏迷中，查看他的

伤口。

哎呀！伤口已经冻了，这怎么办呢？

音樂起。罗克繩將吳运鐸的伤脚藏在自己的怀里；从揹包里取出針綫，从襯衫上撕下一块布，給吳运鐸作直筒棉袜。

吳运鐸醒。

吳运鐸 水……

罗克繩 （递水壺，給吳运鐸喝）好一点了嗎？

吳运鐸 好多了。咱們現在在什么地方？

罗克繩 在老乡家里。今天是咱們撤退的第三天。你帶着伤，昨天又发高烧，一直昏迷不醒，大伙儿揹着你走，真急人哪！

吳运鐸 机器呢？

罗克繩 全搶出来了。

吳运鐸 老秦、刘昆他們哪？

罗克繩 偵察地形去了。你醒过来就好了！

吳运鐸 敌人还紧盯着我們不放嗎？

罗克繩 蔣介石这个卖国賊，明抗日，暗反共，讓咱們轉移抗日陣地，实际上是一个調虎离山的圈套，想用几十万大軍包围我們，一网打尽，哪儿能輕易放过我們？这次突围，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同志，这个仇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吳运鐸 我这次出了事故，手脚負了伤，不但不能繼續工作，反給組織上添麻煩，叫同志們受累，唉！想

起来我真恨我自己。

罗克繩 冷靜点，老吳，急躁不解決問題。我也有过这样的事儿：有时候工作出了差錯，就躁脚捶胸，恨不得把自己撕成碎片。可是稍微清醒一下，看見自己还停留在原地方，一步也沒有前进！你說，那有什么用啊？工作沒搞好，发一陣脾气，罵自己一頓，不能算是尽到了責任啊。

吳运鐸 你忙着縫什么呢？

罗克繩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吳运鐸 （触景生情地）真怪呀，老罗，看見你这样子，我就想起了我媽媽。記得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去給人家挑煤，从山上摔下来，摔伤了；夜里我醒来的时候，看見她正守着油灯給我补撕破了的衣裳……就象我們現在的情形。老罗，你怎么会縫針綫活的？

罗克繩 咱們队伍里学的。你現在輕松一点儿了嗎？

吳运鐸 好多了。脚現在有点疼（发现脚在罗克繩怀中，感动），老罗，你这是干什么？我的伤口化脓了，又髒又臭，快別……

罗克繩 別动！你伤口受冻了，要不把它暖过来，就更难好了。

吳运鐸 老罗……

罗克繩 老吳，別这样。你是誰，我是誰？我們不是一根秧子上的瓜嗎？咱們队伍里同志間，不都是这样

嗎？我十歲上跟着父母參加了紅軍，隊伍從湖北轉戰到江西，在反圍剿戰鬥中，父親犧牲了。那時候，我母親在連隊上当炊事員。父親犧牲的第二天，母親就要求到前線去，以後再沒回來。我哭了好幾天，心里想，再也沒有親人了！可是黨象父母一樣關心我，培養我！那時候我年紀小，行軍打仗跑不動，大同志就輪流攆着我；敵人砲彈落下來，大同志們就用身體遮蓋着我！要不，我怎麼會成人呢？我們的隊伍，就是這樣！只要你的傷能早些好，比什麼都強！

吳運鐸 我永遠記住你的話，老羅。（眼淚奪眶而出）

咱們這一夜走出多少里了？

羅克繩 三十多里。

吳運鐸 離江邊還有多遠？

羅克繩 據老鄉們說，還有二百多里。

槍响。羅克繩急走至門口探望。

吳運鐸 老羅，現在情況很嚴重，我看你們先走吧，我留下來。

羅克繩 你怎麼這麼想？敵人隨時都可能來，你一個人留在這兒，一點兒抵抗能力都沒有，還不是死路一條！？

吳運鐸 那不一定！當然也可能死；可是在戰鬥中，不是我犧牲，就是我的同志犧牲！革命總是要付出代價的。

罗克繩 現在还不到非这样作不可的时候！人是革命的财产，能多保留一个，就多保留一个，我怎么能把你丢在这儿呢？

吳运鐸 可是現在到处都是敌人，我們不知道前面队伍走的是哪条路；也不知道还要通过多少次封鎖綫？象这样一夜只走三十多里，什么时候才能和大队会合？再說……我的伤实在够呛，走不动了。

罗克繩 你不說实话！难道你不願意早点儿过江，把兵工厂建立起来，很快造出炮弹，狠狠地打击敌人？你呀！你是怕因为自己的伤連累大家……

老爷爷和刘昆从树林里回来，帶着用竹杆作成的簡單担架。

刘 昆 罗克繩同志，你看担架……哎呀！老吳，你可醒过来了！！

老爷爷 同志，你醒过来啦？！

吳运鐸 謝謝，我好多了。

罗克繩 你看，担架都給你弄好了！老爷爷，謝謝你老人家呀！

老爷爷 謝什么，你們能早点儿打回来，比什么都强啊！

枪声大作，火光四起。

小順子他們怎么还不回来？

刘 昆 可別是暴露了目标呀！

罗克繩 不会吧？你們看，机枪的火力是朝着北方的。

吳運鐸 可能那里有我們的同志……

老爷爷 他們回来了！

秦永祥和小順子上。

罗克繩
吳運鐸 老秦，怎么样？

秦永祥 運鐸同志，你先休息。（对罗克繩）情况不太好，村子里的敌人，看样子还不少，可能在注意我們。

罗克繩 同志們，我們被包围了！他媽的，想撒下网子等現成的，做梦！老秦，你看能冲出去嗎？

秦永祥 現在离天亮只有一个多鐘头了，一定要冲出去，不然就讓人家捉活的了！出村后是一片开闊地，要匍伏前进，东西可能要丢掉！

吳運鐸 現在情况很紧急，你們快走吧！我留下来。

秦永祥 那怎么行？留在这儿太危險了！

吳運鐸 老秦，我留下来可以减少队伍的負担，同志們可以更快地到达苏北根据地……

刘 昆 我們工厂本来人就少，丢掉一个就少了一份力量……

吳運鐸 我一个人的安全是小事，大家的安全是大事，不能感情用事呀！

罗克繩 大家都不同意你留下。下决心走吧！

刘 昆 不管怎么說，我們不能把你放在老虎咀里！反正有我就有你。不就是二百多里路么？我們怎么也